

# 火车上的救助



2014年8月3日18点53分,微信群中出现了几张火车上医生救治旅客的纪实照片。救治医生是北医三院耳鼻喉科主任马芙蓉教授。经与马主任了解,事情原来如此……

今天我从上海开完会回北京,差一小时到北京时,刚好碰上广播通知寻找医生,说车上有一人发病。我穿过车厢过去看看,见一个姑娘极度痛苦,面色苍白,出冷汗。诉右下腹疼痛伴有憋气。神志清楚,未见眼震。脉搏细数。我估计是疼痛剧烈导致迷走神经亢进而虚脱。

由于座位上不能平卧,我赶紧让她平躺在地板上。我和406医院的一位文大夫一起询问了病史,并检查了她的腹部情况。发现右下腹有压痛,但不剧烈,无反跳痛和肌紧张。追问病史,两年前曾查出有肾结石。最近到上海旅游,出汗多喝水少。又询问了婚姻等相关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宫外孕。初步断定可能是肾结石导致的肾绞痛。

我急忙量了一个血压,显示正常。又让列车长在车上联系120,希望火车到站后能

就近送医院。我一边安慰姑娘,一边给她喂了很多水。肾绞痛暂时缓解。发现没过多久肾绞痛再次发作,我急忙让患者侧过身,扣击右侧肾区疼痛阳性,又轻轻地拍她的这个部位。没过多久,她的疼痛又再次缓解直到火车到站。

该患者的疼痛特点是疼痛呈阵发性发作。两年前的肾结石病史,不发热,一天前尿颜色较深(疑似血尿)。所以我还是高度怀疑肾结石引起的肾绞痛。最后这位姑娘在列车长的护送下下了火车,120就送走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不过这消息也够快的。我都没想到会照这么多张照片,还传到我们的平台上了。职业习惯帮帮这位姑娘,一桩小事,真的不足挂齿。谢谢大家!

(根据电话采访马芙蓉主任整理)



## 后续短信

小姚(火车上的患者):

马大夫,您好!我是昨天火车上您帮助的小姚。非常感谢您昨天温暖的照顾和帮助。我昨天去宣武医院做了检查,就是肾结石,右边有结石0.6cm到了膀胱,所以才会疼,经过咨询和考虑后准备保守处理,吃点消炎药多喝水。后面就没疼过了。非常感谢您一路上对我的照顾,一直拉着我的手,安抚我,让我镇定放松,同时也给了非常专业的意见,让我在那个无助痛苦的时刻安心稳定。一直记得您温暖的手,温暖的声音和温暖的笑容。再次感谢!到时候去北医三院看望您,祝您愉快的一周!

马芙蓉:

太好了,小姚!知道你平平安安的,我也非常高兴。一直在挂念着你,但昨天你特别痛苦,我也没好意思留你的电话,所以昨天晚上也没法联系你。

昨天在火车上有人偷偷照了相,把照片还传到了我们医院的一位教授那里,他发到了我们的科主任平台上,后又传到了微信圈里。其实,小小的份内事儿真的不足挂齿。需要以后有帮助的地方,请随时联系我。祝你早日康复!

小姚:

谢谢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您的专业和温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支持,也让我们看到了医生的专业和美德,还有大家一直在寻找的正能量,拜访您的时候见……



## 一张特殊的生日贺卡

今年7月,ICU接收了一位妊娠40周胎膜早破的产妇,名叫张巍,女,30岁。经多学科协作积极抢救,患者九天后顺利好转出院。出院时正值她的生日,她却为ICU医务人员送来了蛋糕和生日贺卡,贺卡内容如下:

马主任,张护士长,刘护士长,林大夫,羽哥,强哥,盛哥,王芳,佳佳,小洁,赵宇,龙哥,佩涛,瞎伤小丫头,赵老师,媳妇包包子好吃的平子,可爱的黄师傅,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记住姓名的在我患病期间给我无数热情眼神、温暖笑容和鼓励言语的全体ICU医护人员:

31年前的今天是我妈妈经历痛苦把我带到这个世界,31年后的今天,我在ICU又一次迎来了新生,我的快乐愿与你们一同分享!请原谅我语言的晦涩和字迹的拙劣,你们工作繁忙我就不询问电话了,以后如果想我可以猛敲:

186\*\*\*\*\*。

患者:张巍  
2014.7.20



## 7月20日微信朋友圈

@ICU护士赵盛楠:都说医患关系复杂,ICU病人纠纷多。也不见得!一位从ICU转走的病人过生日还不忘和我们一同庆祝……祝愿她今后不受疾病困扰,早日升级当妈妈!也希望明日即将出院的病人不再因为疾病来这里。

@ICU副主任么改琦:感动!我们付出的,一定会回报!善良的人还是占多数的。加油!

脊柱肿瘤或许是人类最难治疗的疾病之一。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面对脊柱肿瘤时还是常常感到恐慌和绝望。迄今外科治疗仍然是脊柱肿瘤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那么谁会是拿起手术刀对脊柱肿瘤“大动干戈”的人呢?

首先这是一群既有恻隐之心,又有躁动之心的人。他们见不得脊柱肿瘤患者痛苦而绝望的表情,更不能容忍这些患者“坐以待毙”的现状。于是,他们尝试用手术刀剔除掉瘤体,再用各种器材和方法修复好被损毁的脊柱,让患者重新挺起做人的脊梁!

其次,这是一群乐于不断探索并不计得失、不顾风险的人。脊柱肿瘤的外科治疗过程充满未知和险境。他们从别人治过的每一个病例中总结规律,从自己接手治疗的每一个病例中积累经验,从经历过的

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的手术中提高认识并改进技术。

再者,这是一群不知疲惫,执意前行的人。在脊柱肿瘤颇为复杂的外科治疗中,无论患者还是医者都会深陷于疲劳战术。然而,他们不曾退缩。他们在准备手术、施行手术到术后管理的整个过程里都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超时工作。

最后,这是一群有追求、有担当的人。身为医生,他们将疑难重症攻关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尽管不时会遭遇因疗效不佳而引起的

各种质疑和责难,但他们坚信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能使脊柱肿瘤的疗效获得显著改善。

我有幸成为上述人群中的一个,在多年与脊柱肿瘤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说感受颇多,感想颇多,感慨颇多!

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在脊柱外科领域颇具影响力,从全国各地,甚至从海外前来就医的疑难重症患者为数众多,其中当然也少不了脊柱肿瘤患者,因此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应对脊柱肿瘤所带

# 我们是这样一群人

骨科 刘志军

来的挑战。然而,当谈到将脊柱肿瘤作为重点疾病主动开展系统性、规模化深入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恩师,也是曾任两届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的党耕町教授。党教授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开展脊柱肿瘤专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他的倡导、带动和鼓励下,我们才下定决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把脊柱肿瘤的外科治疗列为重点攻关项目。二十一世纪初,在全国骨科中青年学术交流会上的两个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在全国骨科留学归国人员学术论坛上的一个特等奖记录下我们早期在脊柱肿瘤治疗和研究领域率先拼搏的足迹。转瞬间,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们在与脊柱肿瘤打交道的难忘岁月中经历了许多,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

(摘自《“骨”往未来》)